

# 金善卿与宝义姑娘去找革命总队的人

5



龙一 编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,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“地下工作者”,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,贫富贵贱各不相同,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。于是,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,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,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。

## 上期回顾

金善卿和桑德森设计好了拍买的细节,然后送信给杨志强。信刚送走,他就被上角利一关进了日本兵营。到了海关拍卖的日期,上角利一带着金善卿去了。在他的监视下,金善卿买了一批东西。然而,事后,上角利一发现那并不是他期待的军火,而是一批没有锁芯的德国铁锁。

## 历史风云

1950年3月15日,本市镇反办公室调查记录。

镇反干部:您是革命老前辈,在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中,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我们难得有这个�会向您学习。这次请您来,也是万不得已,因为有关金善卿的一些事情不得不向您核实。

马盛(本名马有财,省级领导,59岁,原籍天津):这事是哪一级领导批准的?

镇反干部:是中央首长。为了请您来,我们特地向中央打了报告,这是批文的原件,请过目。

马盛:调查金善卿?上个月我还碰见过他,我就是我本人,特地请他在包子铺吃了顿包子,不是咱们食堂里定量供给的菜包子,是一个肉丸的,个个一兜儿的油,香得很。我一直有这么个愿望,已经38年了,就是想请他吃顿饭,饱饱地吃上一顿。这辈子让他也能吃我一顿……

镇反干部:1912年2月,您跟他在一起么?

马盛:这就开始了?那年我是在正月里第一次见到他,大约是正月初三。那会儿,他是个大阔佬,听说早些年还是本地最出名的阔少爷之一,花钱如流水,不知怎么的混进了同盟会。我当时是个小工人,比要饭的强不到哪去。那个时候,北方,特别是天津这里,有一批革命党,好几十个组织,跟同盟会没有隶属关系,目标也是推翻满清政府,至于成功后干什么,各人有各人的打算,没有一定的宗旨。就算是在同一党内的宗,也没有统一的革命理想。我所在的那个革命组织,叫北方革命总队,都是由工人、小贩、车夫,还有各种各样

的穷人组成的……

## 北方革命总队的三梆子来接金善卿

刚刚傍晚六点半,但天已经黑下来,法租界的街灯早早点上了,车站那边是租界包围中的中国飞地,还是黑洞洞的没有点灯。

没约准在桥的哪一头见面,这是送信人的疏忽。不巧的是,法国桥正要开桥过船,这便耽搁时间了。

金善卿与一身男装的宝义姑娘站在桥南法租界的地面,不停地向桥北张望,但黑糊糊的看不清,不知接头的人来了没有。开桥过船的时间只有6分钟,很短,但用电机将桥升起,然后再落下,便费工夫了。很快,桥南端挤满了等待过河的马车、洋车,还夹杂着两辆新近时兴的汽车。

“先生,要车么?”两辆挂着八道捐牌,可以通行全市的洋车停在他们身边,两名洋车夫年轻、干净,青布短棉袍穿在身上——这说明他们有一阵子没拉客了,因为,拉车跑起来,棉袍是不能穿的,那不像样子。

金善卿摇了摇头。这时他注意到,桥两边的车流开始移动,两个安南巡捕懒懒地往桥头走过去,眼睛却不住地瞟向这边。这两个家伙必然会中途折转过来扑向他们,这是各租界的巡捕都会使用的手法。洋车夫并没有离开,他们也发现了安南巡捕的意图,三两下把棉袍扯下,来不及放进车厢,便往座椅上一丢,对金善卿低声说:“上西头去么?就一盒烟卷的车钱,海盜牌的。”

金善卿与已经握住手枪柄的宝义心中一喜。这正是接头

暗号,这些人有些聪明劲儿,装扮成车夫不会引人注意。而且,“西头”是本地最底层的棚户区之一,从这一带,根本不可能有人直接奔那种地方,那好就是从天堂径直奔了地狱,连人间都忽略了。

就在安南巡捕加快脚步的时候,他们二人跳上洋车。两名车夫显然是属于跑飞车,多要钱的那一种,脚下用力,转眼间就窜出好几丈,等听到安南巡捕吹响警哨时,两辆车早已分开,金善卿那辆沿河奔向了日本码头,宝义那辆拐了几个弯,已能够远远望见旭街了。

到了针市街口,车夫在街角把她放了下来,“您老换辆车吧,到高记杂货铺,有人等着您。”一个仍然戴着满清红缨帽的看街的向这边慢慢溜达过来,不住地打量他们。

“你不送我去?”宝义有些诧异,但还是把两角钱的车钱放在车夫早等在那里的手机上。

沿着北马路往西走了几步,叫了几辆体面的新车,没有人肯去“西头”这样的地方,更不要说坐车的生儿个准地界都说不上来。最后,只得坐上一辆少灯没铃的破车,拉车的也就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。这车从针市街开始一直跟在她身后,但她不愿意坐,太脏。

难怪好车不肯来!宝义一眼望去,黑糊糊的小棚子连成一片,中间即使有路,也如同高低不平的垃圾堆。“你真的认得那地方?”宝义被黑暗中向她压迫来的贫穷吓住了,把皮袍下的手枪拿了上来。

后来,小车夫告诉他们,他姓钱,叫三梆子,是北方革命总队的,也是到这儿开会来啦,顺便接他们。

镇反干部:宝义是个什么样的人?

马盛:我也是听说,但很多人都这么说,说这姑娘天生挥霍成性,出门就坐洋车;一顿饭能吃两袋洋面的价钱。一袋洋面44斤,换成棒子面(玉米面)够一家四口吃一个月的。她的一件皮袍能买一套四合院……不过,这姑娘人品很好,对我们穷人不坏,不像金善卿,看不起穷人。

镇反干部:你怎么认识她的?

马盛:以前也跟她们打过交道。真正认识,是1912年2月份,在西头高记杂货铺……

镇反干部:金善卿看不起穷人是正常的,这是阶级本性决定的。你们当时跟他有什么关系,怎么会扯到一块的?

马盛:(怒)有他妈的什么关系?都是这小子自己找上门来的,他是别有用心……

## 在车夫们的掩护下,他们逃过抓捕

金善卿坐的那辆车,跑起来也是风快,一进日租界,他就发现事情不对,后面跟上了尾巴——两个骑着脚踏车的汉子。这个时候脚踏车刚刚传入本地,骑这种车的只有两种人:一种是“玩票”,出风头的阔少;再一种就是巡捕。

英、法、日三个租界的巡捕房刚刚成立了自行车队,很出了一阵子风头;华界探访局总办杨义德也有此意,好像刚在试办阶段。能从法租界一直跟到日租界,不会是租界里的华探,多半是杨义德的人。

再沿河往西北走,就该进人华界了,如果他们来抓他的,一进华界他们必然动手。

他踩了几下车上的脚铃,车夫的脚步慢了下来。

# 顾忱救了申扬,申扬决定撤出安津的项目

9



韦帕 著  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距北京六百公里处,有一宝地,土地价值2.5亿,利润近三亿。项目吸引了众多北京房地产商的目光,其中最贪婪的一道目光,来自顾忱。但顾忱总资产不过千万!想拿项目,无异于“空手套白狼”!于是乎,形形色色人等纷纷亮相,人人有目标,个个不满足,好一道饕餮大餐,直搅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……

## 上期回顾

顾忱跟老夫子谈合作条件,顾忱给了一个比笃寅集团更好的条件,双方终于谈拢。而申扬则打听到顾忱并不是白石集团的管理层或股东,于是准备上门找顾忱对质,哪知道敲开顾忱的门后,发现顾忱房间里竟然有个半裸的女孩在,吓得赶紧跑,顾忱追出去想跟她解释,却在马路对面看到两个人影跟着申扬追了过去。

## 商战小说

### 惊魂未定

花园里没灯,顾忱凭着感觉一路冲过花园,却赶忙刹住脚步,眼前,是泮水河。左右无人,一片安静,刚才那几个人影好像凭空消失不见了。怎么回事,是自己真喝醉了吗?顾忱摇摇头,突然,有一个声音发自身后,“啊——”是一个女孩的尖叫!

顾忱猛然寒毛倒竖,在黑夜里听到这么一声尖叫,实在太恐怖了!接着,又有几声脚步,顾忱循声跑去,“扑通”一连串的声响此起彼伏,顾忱跑得太急,脚下忽然一绊,竟一个前空翻飞跃一片冬青丛,结结实实吃了一嘴土!

等到顾忱眼冒金星挣扎着爬起来,眼前却晃动着几个身影,他心知不好,急迫中也不管太多,奋力扑了过去,一下子扑倒在一个软软的身体上,额头却重重砸在一片草地上,险些又啃了一嘴青草。底下那人尖叫一声,顾忱用劲撑地努力离开地面,眼睛刚刚感觉周围有景物,脸上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竟是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!

顾忱哎呀一声跳起来,正好马路上有汽车经过,照亮这一片草地灌木丛,自己脚下正坐起一个人,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自己,一只手捂着胸口,另一只手却握紧在侧,好像正准备蓄力再给自己一巴掌,此人正是申扬。

车灯远端,还有两个人影正在狂奔中消失。顾忱率先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申扬却还在发呆,心脏狂跳,要不是用手用力捂住,只怕要跳出胸腔。顾忱忽然看到申扬脸上满是泥污,头发上沾满杂草,嘴角渗出鲜血,一副被人狠狠修理过的

狼狽相,心中怨气一下子消失不见,特温柔地问:“你没事吧?误会了。”

夜里,猛然听到这么温柔的问候,申扬紧绷的神经也瞬间瓦解,思维恢复正常,意识到顾忱并非袭击自己那人,才觉得脸上嘴角热辣辣的疼,脚腕处也是一阵钻心的痛,眼泪再也忍不住,颤抖着弯下身子,又缓缓坐到地上。

“没事吧?”顾忱也蹲下来,想伸手去扶申扬,却犹豫着该不该伸手。

申扬想顶嘴,却知道顾忱说得一点没错,眼泪顺着脸颊哗啦啦往下流,声音也有些颤抖,“要……不是你……我怎么会在这儿跑?”

“你,你要不那么无礼骂人,我追你干吗?”顾忱也生气了,声音特大。

“骂你?活该!”申扬火气也上来了,心想就你这么不要脸,还在乎人骂吗?

“胡说,你骂人还有理了,你不也……”顾忱想说:你也就是人家一小蜜吗?话到嘴边,还是硬生生咽下。但在申扬看来,却是顾忱理屈词穷,也不觉得脚疼了,得意地心想:自己是流氓,没话说了吧?

“我……”顾忱想解释,但一想,自己有必要跟她解释吗?于是问:“我问你,你找我干什么?”

“请你滚蛋!”

“滚蛋!大骗子,冒牌货!快离开安津,别让我拆穿你老底。”

心虚。

“哼,我打听过,白石集团根本没你这号人!”申扬得意地说。

顾忱恍然大悟,原来他们就知道这点儿情况啊!还是顾忱老到,立刻一本正经地问:“我问你,你认识白崇洗吗?”

“谁不知道?”

“白石集团董事长是白崇洗,总经理也是白崇洗,副总经理一共有六个人,总经理助理五个人,集团是由七个企业组建而成,每家企业的股东是谁你清楚吗?白石集团底下还有十几家大小公司,每家公司的股东你又清楚吗?”

申扬傻了,摇摇头。这时两人都已适应了黑暗,对方的动作也基本能够看清,顾忱见她摇头,知道这女孩涉世不深,容易哄骗,语气更加重了些,“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,自己去打电话问白崇洗,别在这儿胡搅蛮缠!”

“你……”申扬张口结舌,心想难道他真的是白石集团的股东?顾忱扶着申扬慢慢走到路边,顾忱说:你等在这儿,我去开车。申扬却一把拉住他,轻轻说:“我怕。”

路上一个人没有,也没有路过的的士,身后是黑洞洞寂静的花园。顾忱想了想,小声说“别动”。一把将申扬拦腰抱起来,大步走过马路,申扬在他宽阔的臂弯里脸又红了,心又开始怦怦乱跳。

走到酒店大门前灯光明亮处,顾忱将她放下,申扬轻轻说:“不麻烦你了,我打电话叫马……大帅过来接我。”

住墙,一手掏出电话打给马大帅,听见马大帅的声音,申扬“哇”的一声便哭出来。

马大帅开着车五分钟不到就冲到两人跟前,跳下车,马大帅一眼看到申扬竟跟顾忱站在一起,满头满脸污垢,嘴角还有血迹,又急又气又心疼,大声问:“扬扬这是怎么回事?谁欺负你了?”边说边看顾忱。

顾忱冷冷道:“我可没欺负她,还救了她一命。”

## 申扬决定撤出

门铃响的时候,顾忱正在做梦。梦里,自己正在跟一群长相奇特的章鱼搏斗,任凭顾忱竭尽全力也无法摆脱越来越多的触角,顾忱杀红了眼拼命挣扎,哪知却越挣扎越紧,眼看对面对一条章鱼用触角举着一只口哨,大声吹响,几条长触角的章鱼好像是听见号令,一起朝顾忱眼前重重压来……顾忱“啊”的一声跳起来,却发现自己好端端在床上,门铃,却在响个不停。

“谁呀?”顾忱大声喊,自己明明记得挂上“请勿打扰”了,不可能是服务员,顾忱摸起手表看,“妈的!”竟然才八点半!门开了,门铃终于消停下来。顾忱脑袋顿时大了六寸。门外站着的,又是申扬!

“想不到是我,更想不到我会这么早来骚扰你吧?”申扬笑嘻嘻靠在门框上,除去嘴角还略有伤痕,整个又是一光彩照人的小美女。

顾忱苦笑,“你也知道是骚扰啊?”

“哼哼,我想好了,哪怕你房间再有一千个裸体美女,我也不怕了。”申扬笑着伸头往房间里望。

“后边有尾巴,从法租界一直跟过来的。”金善卿的语调放得很平稳,第一次与北方革命总队打交道,不能让他们看扁了。

车夫只是点了点,脚步更慢了,手上一下一下地拉着车铃。很快,金善卿发现,路上的洋车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,大多是空车,也有不少拉着客人,都跟在他这辆车的后边,不紧不慢地小跑。他能听得见有些车上的客人,车夫们却是不言不语,汇成了一条十几辆车的车队,跟在金善卿身后。

进入奥租界没多远,金善卿就被塞进一辆双轮的马拉轿车,马蹄口口地沿着河对岸,跑过重建的望海楼教堂,又从金刚桥上转回到河这边来……

镇反干部:你们为什么会答应跟金善卿见面呢?闹革命有必要与这些个富人打交道么?

马盛:你这个小鬼看问题挺尖锐。金善卿通过女子暗杀团的人跟我们联系,说是有这么个人要见我们。我们不愿意见他,虽说他打着同盟会的旗号,但对这些个有钱人,我们没一点信任。只是,他是本地的娃娃,懂得办事的诀窍,但凡出来联系的人,对我们有恩,我们不能装孙子,不给恩人面子。就这样,才同意见面。

镇反干部:也许我这么说说不合适,干革命工作有必要讲面子么?应该一切以革命目的为中心吧?

马盛:你这么说是对的,这里边不单单是个面子问题,我们对他还心存侥幸。你不知道,跟金善卿来往的都是有钱人,而我们最需要的也是钱。需要钱来买枪、子弹和炸药。当时是想,也许这家伙能帮我们解决一部分困难。

“你来干吗?”

“我嘛……”申扬眼睛滴溜一转,“你不请我进去吗?”顾忱无奈,做了一个请的姿势,申扬却不动,看着顾忱的睡衣又乐,“看来你挺讲究的嘛,住酒店还穿着自己的睡衣,这个习惯很好。”

顾忱低头看看自己的睡衣,又看看申扬嬉皮笑脸,想起昨晚的事和自己那件被撕扯的衬衣,头又大了两圈。

申扬终于迈腿了,她一动,顾忱笑了。她走路竟然还是一瘸一拐的,很痛苦的样子。顾忱忍住笑,恨得牙痒痒,“就你这模样,还有心思来骚扰我?”

申扬不理他,朝卧室张望一下,回头做个鬼脸小声说:“不会打扰别人吧?”顾忱苦笑,大步过去推开卧室门,里面就一张大床,床上没人。

申扬点点头,微笑:“你真聪明,竟然让人躲卫生间去。”顾忱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,“你到底有事没?要没事就请你出去,我还没睡够呢!”

“有,当然有了。”申扬一瘸一拐地走到沙发前坐下,“姐姐开始相信你是好人了。嗯,开始说正事儿吧。”

“难道我房间里没女人就证明我是好人?”顾忱虎视眈眈。申扬突然温柔下来,语气变得跟一只正卧在主人怀中的大猫咪似的,“安津的项目,我撤出了。”

“什么?”“我的意思是……你昨晚救了人家小命,小女子何以回报,想来想去,还是决定放你一马,以报答你救命之恩。”申扬似认真非认真,顾忱有生以来头一遭被人玩弄得神经错乱,呆呆地看着她,不知说什么才好。